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

五凤吟

〔清〕云间嗤嗤道人 编著

八洞天

〔清〕五色石主人 撰

五色石

〔清〕笔炼阁主人 撰

中国
古代

禁毁小说文库

五色石

〔清〕笔炼阁主人 撰

李达平 校点

八洞天

〔清〕五色石主人 撰

李达平 校点

五凤吟

〔清〕云间嗤嗤道人 编著

李中凯 校点

五 色 石

〔清〕笔炼阁主人 撰
李 达 平 校点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五色石 八洞天 五凤吟
陈华昌 黄道京 主编

※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邮政编码 710003)
西安西影彩印公司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7.5 印张 5 插页 378(千)字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5 次印刷
印数:50001-60000

ISBN7-80605-407-3/I·351

定价:21.9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(邮政编码:710054)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顾问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冯其庸 周振甫 程毅中

傅璇琮 蔡义江

主编：陈华昌 黄道京

前 言

周 振 甫

一、中国古代小说的正统与禁毁

中国古代小说浩如烟海，尤以明清两代蔚为大观。故《四库全书》中专有小说家一类。

然古代之小说，被禁毁者众。这不仅包括一般被统治者认为是“诲淫”、“诲盗”的作品，就连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古典名著，在当时亦在禁书之列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小说家类，称入选的小说：“迹其流别，凡有三派：其一叙述杂事，其一记录异闻，其一缀辑琐语也。”对小说内容，要求“寓劝戒，广见闻，资考证”，即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。这些被认为是正统的小说，著录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里。“惟猥鄙荒诞、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。”这是说对于禁毁小说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不载；对于不载的理由，只作了概括交待，没有作具体说明。

现在看来，古代小说被统治者禁毁的原因，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形：一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。书中所传播的思想与统治阶级的思想格格不入，因而被认为是“离经叛道”之作，如

《水浒传》即是。二是由于道德和伦理的原因。书中表现的观点与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背道而驰，因而被认为是“蛊惑人心”之作，如《红楼梦》即是。三是由于作者个人的原因。书中并无有违当时社会和统治者的内容，只是由于作者为统治者所不容，或遭监禁，或遭杀害，其作品也成为禁书，如李渔的《无声戏》等小说即是。四是一些确实是“诲淫”的作品，历来为统治者所查禁，如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团》之类。

由此可见，在古代禁毁小说中，真正属于淫书，今天仍应查禁的，实属少数。而大多数作品，是为当时的社会和统治者所不容才被查禁的。在这部分禁书中，不乏古代文学遗产中的精华，亦有不少是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作品，是值得发掘出来加以研究的。

二、古代禁毁小说思想的来源

在明清时代，有一批被统治者禁毁的小说，因为它们主要传播了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。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，可供探索。这就使人首先想到明代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李贽。

李贽（1527—1602），号卓吾，泉州晋江（今属福建）人，是明代后期文学解放思想的理论代表。他提出“童心说”：

……童心者，心之初也。夫心之初曷可失也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？盖方其始也，有闻见从耳目而入，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久也，有道理从闻见而入，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久也，道理闻见日以益多，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；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，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；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，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

失。……童心既障，于是发而为言语，则言语不由衷；见而为政事，则政治无根柢；著而为文章，则文辞不能达。……所以者何？以童心既障，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。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，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，非童心自出之言也。言虽工，于我何与？岂非以假人言假言，而事假事、文假文乎？

这样提倡童心，认为童心是纯真美好的，反对以“闻见道理”为心。认为闻见道理使人失去童心，使人说闻见道理之言，失去自己的心，使人说假话，做假事，写假文。这样的观点，与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观点背道而驰。禁毁小说接受了李贽的童心说，抛弃当时所提倡的闻见道理，要写世俗的真情实感，所以遭禁毁了。

李贽的《童心说》又说：

夫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（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），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，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。又不然，则其迂阔门徒、懵懂弟子，记忆师说，有头无尾，得后遗前，随其所见，笔之于书。后学不察，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，决定目之为经矣。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？纵出自圣人，要亦有为而发，不过因病发药，随时处方，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、迂阔门徒云耳。药医假病，方难定执，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？然则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乃道学之口实，假人之渊藪也，断断乎其不可语于童心之言明矣。

在这里，李贽认为孔子回答学生的话，对于学生问仁，问的都是仁，孔子的回答，针对各人的性情不同，作出不同的回答。说明孔子的话，是“因病发药”，针对各人的毛病来说的。后人把孔子因病发药的话作为“万世的至论”，那是宋朝道学家程子、朱子的说话资料，不是针对各人的毛病来用药，“药医假病，方难定执”，拿了不合症的方子怎能医病？这是假人的做法。这就是“离经叛道”的话。当时的小说作者接受了李贽的观点，

写出了“离经叛道”的小说，所以受到禁毁了。

李贽又提出“察迹言”，他说：

舜好问已矣，而又好察；好察是矣，而所察者又是其极迹（近）之言。……唯是街谈巷议，俚言野语，至鄙至俗，极浅极近，上人所不道、君子所不乐闻者，而舜独好察之。以故民隐无不闻，情伪无不烛（照见）。民之所好，民之所恶，皆晓然洞彻。（《明灯道古录》）

李贽提倡的“察迹言”，就是反对写上等人、君子人讲的道理，要写下层人民的情、欲和生活，写市民的生活。这正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，写出反映市民生活的小说，正是被禁毁的小说中所写的。因此当时被禁毁的小说，正是反映李贽所提倡的反对封建伦理道德、反映市民生活的小说。

禁毁小说的被禁毁，还有一个理由是小说中写男女关系的，称为“诲淫”。关于这一点，金圣叹的批《西厢记》作了批驳。金圣叹（1608—1661），名喟，一名人瑞，字圣叹，吴县（今江苏苏州市）人，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。有人认为《西厢记·酬柬》一书写男女关系为鄙秽，圣叹批语称：“夫为文必为妙文，而妙文必借此事，然则此事其真妙事也。”又说：“意不在事，故不避鄙秽；意在于文，故吾真曾不见其鄙秽。而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犹啾啾不休，詈之曰鄙秽。此岂非先生不惟不解其文，又独甚解其事故耶？然则天下之鄙秽殆莫过先生，而又何敢啾啾为？”

这是说，《西厢记·酬柬》写男女关系是鄙秽，圣叹认为《酬柬》的文章极美，因此他赏《酬柬》文章的美，就看不见它的鄙秽。三家村冬烘先生看不到它文章的美，只看到男女关系的鄙秽，是他自己心里的鄙秽造成的。照圣叹的看法，写男女

关系的象《酬柬》中写的，用比喻等写法，文章写得美，他欣赏文章的美，就看不见它的鄙秽。写男女关系的事，倘用粗俗露骨的话来写，就显出它的鄙秽，就不好了。读《酬柬》时，欣赏它文章的美，就看不到它的鄙秽了。照这样说，禁毁小说中写到男女关系的，写得含蓄，读者应该欣赏小说反映市民生活的美，就会看不到它的鄙秽。当时的统治者不能欣赏他写市民生活的美，只注意他写男女关系的鄙秽，显见当时统治者心中的鄙秽。也告诉读者，读这些小说，应该看它反映市民生活的美，自然看不到它写男女关系的鄙秽了。

禁毁小说被禁毁的另一个原因由于作者，像李渔。李渔（1611—1680或1679），字笠翁，清初戏曲、小说家。原籍浙江兰溪，曾组织家庭戏班，编导戏剧，在达官贵人家演出，遍历燕、晋、秦、楚、闽、粤各地。他的行径，袁于令说他“性齷齪，善逢迎，游缙绅间，喜作词曲小说，极淫褻。”（见《娜如山房说尤》卷下）马先登称他“为名教罪人，当明正两观（宫门前挂法令的两台）之诛者也。”（《勿待轩杂志》）当时封建文人指斥李渔，所以他作的小说也被禁毁。

李渔著有《闲情偶寄》，是讲戏剧创作的，其中有通于小说的理论。

他讲戏剧的教化作用，归结为劝善惩恶，说：

……谓善者如此收场，不善者如此结果，使人知所趋避，是药人寿世之方，救苦弭灾之具也（《词曲部·结构·戒讽刺》）

李渔曾跟达官贵人打交道，所以他编的戏剧，要写劝善惩恶，来讨好达官贵人。他写的小说也这样。这是他不如李贽处。

李渔编的戏剧，又有道学风流结合的说法：既要迎合市民，讲风流；又要讨好达官贵人，讲道学。他在《慎鸾交》戏里借

剧中人华秀说：“小生外似风流，心偏持重。也知好色，但不好桑间之色；亦解钟情，却不钟情外之情。……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，方才算得尔学士文人。”这是李渔写戏剧的要求之一，也当是他写小说的要求之一。

李渔讲编戏，有“立主脑”说：

……主脑非他，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。传奇亦然。一本戏中，有无数人名，究竟俱属陪宾。原其初心，止为一人而设，即此一人之身，自始至终，离合悲欢，中具无限情由，无穷关目，究竟俱属衍文；原其初心，又止为一人而设。此一人一事，即作传奇之主脑也。（《词曲部·结构·立主脑》）

这是讲编戏。他写小说，也要立主脑，这话也可以作为他写小说的理论。

他编戏，又讲“密针线”：

……编戏有如缝衣，……全在针线紧密；一节偶疏，全篇之破绽出矣。每编一折，必须前顾数折，后顾数折。顾前者欲其照映，顾后者便于埋伏。照映埋伏，不止照映一人，埋伏一事，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、关涉之事，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，节节俱要顾到；宁使想到而不用，勿使有用而忽之。（《词曲部·结构·密针线》）

这是讲编戏。但他写小说，一定也要讲“密针线”的，这也可以作为他写小说的方法之一。

三、《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》（第一辑）的类别

《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》（第一辑）共十五种，为《国色天香》、《八段锦》、《无声戏》、《十二楼》、《锦香亭》、《粉妆楼》、《五色石》、《八洞天》、《五凤吟》、《双凤奇缘》、《金石缘》、《情梦析》、《五美缘》、《绣球缘》、《鸳鸯影》。

这十五种小说，主要是写才子佳人离合悲欢的世情书。粗略地看，在内容上似乎也可以分为多少类。像《国色天香》、《八段锦》、《无声戏》、《十二楼》，以情节曲折取胜，写人物的离合悲欢，或千奇百怪，引人入胜，出人意料，此为一类。像《锦香亭》以安史之乱的历史做背景来写才子佳人，《粉妆楼》以隋唐演义的历史小说做背景来写英雄人物故事，《双凤奇缘》写昭君和番的真人真事亦加上昭君妹的虚构故事，即以历史故事或真人真事与虚构的人物故事结合来写的为一类。《五色石》、《八洞天》、《金石缘》、《情梦析》，暴露世情的缺憾，要像女娲的炼五色石以补天，像击析来使人惊醒情梦等，这是一类。此外像《五凤吟》反映旧社会中一夫多妻现象的才子佳人故事，《五美缘》写五位性格刚强的美人与才子的故事，《绣球缘》把才子佳人、英雄神怪的故事合在一起写的，《鸳鸯影》写才子佳人的梦中奇缘，说明作者构想的奇特。这种才子佳人的世情书，有的反映当时的进步思想，有的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，有的在艺术技巧上可供探索，都值得供读者研讨。

正是由于古代禁毁小说的特殊地位和价值，我们才编纂了这套《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》，目的在于把古代禁毁小说中那些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、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作品发掘出来，供今天的读者阅读、研究、参考。因此，这套文库不仅给读者以过去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的神秘感，更可使人领略到一些被历史埋没的古代小说佳作的全貌。

出版说明

本书为《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》之第四卷，收入《五色石》、《八洞天》两部拟话本小说集和章回小说《五凤吟》。

《五色石》全名《笔炼阁编述五色石》，是一部清代拟话本小说集。全书八卷，有清代刊本藏大连图书馆，另有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治十八年活字本。卷首有作者自序，题“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”。然本书作者笔炼阁主人是谁？历来颇有争议。据孙楷第、胡士莹先生考证，疑其为江苏东台人徐述夔。徐述夔（1701？—1763？），原名庚雅，字孝文，乾隆初年先中举人，后官知县。因其所著《一柱楼诗》等，多有怀念前明、诋毁满清之语，故酿成诗案文字狱，在他死后乃遭剖棺戮尸之祸。其生平所著，亦遭禁毁。

《五色石》全书八卷，分别讲叙八个故事。它们多为人情世故、悲欢离合之作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，全书贯穿着劝善戒恶的主旨。本书的编撰宗旨，诚如作者自序中所言：“《五色石》何为而作也？学女娲氏补天而作也”，乃以文代石，补救天道人心。故书中所述故事，都带有理想化色彩，结局颇为圆满，以示好人得报、浪子回头的劝戒之意。

《八洞天》一书，全名《笔炼阁编述八洞天》。全书八卷，有清代刊本，藏日本内阁文库。它也是一部拟话本小说集，作者自序后署“五色石主人题于笔炼阁”。由此可知本书与《五色

石》作者为同一人，即清代徐述夔。

《八洞天》与《五色石》在体例上完全一致，即八卷分叙八个故事。其内容多是社会世情生活写照，但故事较之《五色石》更加离奇，有些情节近于荒诞，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隐寓其中的尊儒、怀明、厌清思想。然作者旨意，按其自序所云“《八洞天》之作也，盖亦补《五色石》之所未备也。”可见作者仍以继承前书、补救人间恨事为主旨。至于“广搜幽览，取柱史之阙于纪、野史之阙于载者，集其克如人愿之逸事，凡八则，而名之曰‘八洞天’”云，则是作者的一番苦心孤诣，目的还在于劝戒报应、警示读者。

《五色石》、《八洞天》两书，内容记写世情，艺术亦有可取，其中并无语涉淫秽或有违朝廷之言。究其被禁毁的原因，乃是作者徐述夔获罪文字狱而遭戮尸之祸，人毁书废，因人禁书。由此，可见清代文字狱之黑暗。

《五凤吟》又名《素梅姐》，全书四卷二十回，有清代凤吟楼刊本。书署“云间嗤嗤道人编著，古越苏谭道人鉴定”。

嗤嗤道人为谁？其真实姓名、生平事迹皆无可考。唯知其著作除本书外，尚有《催晓梦》、《警悟钟》两种小说。

《五凤吟》以关帝庙五位美女先后吟诗为线索展开故事，故称“五凤吟”。本书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，情节虽不出才子落难、佳人救助的传统套路，但其中故事却连环而集中。然书中以赞美笔调写主人公男女之间情爱，语虽不涉淫秽，但终有“格调低下”之嫌，故在清代被列为“应禁淫书”。

序

《五色石》何为而作也？学女娲氏之补天而作也。客问予曰：“天可补乎？”予曰：“不可。轻清为天，何补之有。”客曰：“然则女娲炼石之说何居？”予曰：“女娲氏吾不知其有焉否也，五色石吾不知其有焉否也，特昔人妄言之，而子姑妄听之云尔。然而女娲所补之天，有形之天也；吾今日所补之天，无形之天也。有形之天曰天象，无形之天曰天道。天象之阙不必补，天道之阙则深有待于补。”客曰：“所谓天道之阙奈何？”予曰：“天道不离人事者近是。如为善未蒙福，为恶未蒙祸，禹稷不必皆荣，羿羿不必皆死，颜回早夭，盗跖善终；更有孝而召尤，忠而被谤，德应有后而弗续箕裘，化足刑于而致乖琴瑟，永怀奉养而哀风树之莫宁，眷念在原而怅鹳鹄之终鲜；以至施恩而遭负心之友，善教而得不令之徒；婿背义翁，奴欺仁主。诸如此类，何可胜数。甚且颠倒黑白，淆乱是非：燕人之石则见珍，荆山之璞则受刖；良马不逢伯乐，真龙乃遇叶公；名才以痼疾沉埋，英俊以非辜废斥；送穷无计，乞巧徒劳；青蘗既数奇，红颜又嗟命薄；或赤绳误牵，或蓝田虚种，或彩云易散。伤哉！玉折兰摧，或好事难成。痛矣！钗分镜破，或睽违异地，二美弗获相通；或咫尺各天，两贤反至相厄；倩盼之硕人是悼，婉孌之季女斯饥。兹皆吾与子披陈往牒，遐览古今，所欲搔首问天，歎

歎叹息，而莫解其故者也。岂非女娲以前之阙也不可知，而女娲以后之天之阙，真有屈指莫能殫，更仆莫能尽者哉。”客曰：“如子所言，其阙诚有然矣。今子以文代石，遂足以补之乎？”予曰：“吾固与子言之矣。女娲氏五色石，吾不知其有焉否也。则吾今日以文代石而欲补之，亦未知其能补焉否也。第自吾妄言之而抵掌快心，子妄听之而入耳满志。举向所望其如是、恨其不如是者，今俱作如是观。则以是为补焉而已矣。”客闻予言而称善。予遂以“五色石”名篇而为之序。

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

本卷目录

前言·····	(一——七)
出版说明·····	(一——二)
五色石·····	(二——一九二)
八洞天·····	(二——一九四)
五凤吟·····	(二——一四〇)